

# 上海的早春

李春雷

元宵节过后,到上海出差,入住普陀区,游览金光公园。

沪上冬日的寒冷,与北方迥然不同:一刚一柔,一明一暗,两种滋味。

先说室内。北方的供暖,热腾腾、干爽爽、暖融融,浸润身心,舒适熨帖。而这里的空调,黏糊糊、闷沉沉、暖烘烘,热意敷在体表,神经末梢却仍旧留着星星点点的疙疙瘩瘩。

再说室外。北方的感觉,冰冻但直率,硬生生、坦荡荡、冷飏飏,怒目圆睁,拔刀相见,寒光凛凛。这里呢,潮湿兼沉闷,水涵涵、阴森森、懒恹恹,冷得深邃且透彻,仿佛万蚁噬骨。

然而这一切,都抵不住灵魂的火焰。

恋爱中或相互欣赏的男孩女孩和中老年男人女人们,没有冬天。温柔的笑靥,即是丽日暖阳;相视的眼神,就是桃花流水;耳畔的轻语,乃是姹紫嫣红。心有真爱,刀霜剑戟和冰天雪地便都成了诗国的玉树琼枝。

且看公园小路上,三三两两的人们,在料峭峭峭中,约会、散步、拥抱、亲吻,甚至品冷饮。不时地,还传出甜甜腻腻的笑声。

霎时,我似乎明白了“新婚燕尔”一词的深意。为什么人们总是把新婚与“燕尔”联系起来?因为燕子通常伴侣稳定、成双成对,归巢后更是叽叽咕咕、唧唧我我。古文中,“燕通宴”,本意是黄昏后与女眷在一起。想想吧,日暮时分,烛影摇曳,与心爱的人耳鬓厮磨,不就是幸福的模样吗?

于是,在燕子们幸福的笑语中,春天悄悄来临了。

的确,春天初来时,似乎总是偷偷摸摸,像刺猾,像狐狸,像小贼,像鬼子进村。树枝黑黑白白、呆呆愣愣,人们臃肿臃肿、慢慢腾腾,依然是冬的萧瑟。

但是,湖面最早有了感应,波光粼粼,闪闪烁烁,刚刚睡醒的样子,偷偷抿笑的样子,迷茫、诡秘却又新奇。一股股莫名其妙的鬼魅的风儿,正在波光中跳舞,像一群群隐形的小仙女、小妖精,暗抱琵琶,藏匿真容,只是用小手,用裙带,用呼吸撩拨你,向你抛媚眼……

毕竟还是正月啊。前些天刚过惊蛰,马上就是龙抬头。天地间,正酝酿着一场悄无声息的新生。一切都在苏醒,都在抬头,都在起床,都在出发。

老树,新芽,嫩叶,鲜鲜的,细细的,在阳光下颤颤的,怯怯的,像婴儿的脸,似少女的眼,若新娘的羞。

马年早春,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宛若一对对倾慕已久的男女,在争先恐后地向世界宣告着各自的恋情。



百花盛放,与岁同长。农历十二个月,月月有花,月月有花神。正月花是梅花,花神之一是北宋早期隐逸诗人林逋。林逋终身不仕不娶,隐居杭州西湖,过着“梅妻鹤子”的生活,又写下咏梅绝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奉为梅花花神。被敬为梅花花神的不止一位。其中最让人怜惜的是唐玄宗的宠妃江采萍。她酷爱梅花,人称梅妃。因遭杨贵妃嫉妒而打入冷宫。在冷落时,曾以一句“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回怼了玄宗的一时怜悯,尽显梅妃的孤傲。安史之乱时殉难,葬于梅花树下。她的故事值得写一部戏。

## 疏影横斜水清浅

——正月梅花诗

韩可胜

松、竹、梅“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四君子”。十二月花、二十四花信风,无论哪种排序,都以梅花为先。梅花是“花魁”,其崇高地位,即便花王牡丹、花后芍药都不可与之比。南宋诗人范成大写了一本《范村梅谱》,是中国也是世界首部梅花专著,记录的梅花品种达到12种,既是关于梅花的园艺学,也是关于梅花的美学。书中提出的“梅以韵胜,以格高”,是品梅的不二标准。古人写梅花的“韵”和“格”,主要有三个角度。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梅花的“早”。梅花是春天的使者,是雪天里的报春花。梅与雪共舞,唐朝诗人张谓说,“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销。”南宋诗人卢梅坡非要进行比较,“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成为说不完的公案。南宋女诗人朱淑真说:“葵影便移长至日,梅花先趁小寒开”。长至日就是冬至,冬至是阴的极点,也是阳的开始。从小寒开始,百花依次开放,梅花最先察觉到大地深处的暖意,最先传递了春天的信息,所以梅花是万花之首,百花之首,十大名花之首。南北朝诗人陆凯写道,“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毛泽东说,

他走过的地方,汉朝的班超走过,唐朝的岑参走过,到了近代,林则徐和左宗棠也走过。那一年,他从西安出发,义无反顾地走进了这天山南北的广阔天地。一身戎装,满腔热血,他把大部分青春年华留在那风沙满眼、冰雪覆盖的大地。作为一名军人,他的主业是戍边卫国,但他也写诗,他写的是气势磅礴的边塞诗。喀喇昆仑山,塔什库尔干,龟兹旧国,楼兰古城,旌旗迎风,刀光映雪。他的笔下留下了壮士雄心,也留下了书生意气。



这本诗集是他戎马倥偬的间隙书写的,他有坚实的旧学基础,五七律绝,诸体皆通,炼辞

在一众大型猫科动物中,我最青睐猎豹。它漂亮、匀称、优雅、敏捷,皮毛光洁,眼神清澈笃定,四肢修长,奔跑迅速,对人类也相对友好,没有伤人记录,实为造物之灵。

南非北部有不少野生动物保护农场,我们选择的是格伦·阿非利克农场。这家农场是一家乡村酒店,提供住宿服务。农场经营了近二十年,规模不断扩大,接收的野生动物一批又一批。其中大型猫科动物,有老虎、狮子、鬣狗、花豹,当然还有猎豹。

如今,这里的猎豹只剩下两只了,它们的名字分别叫Mika和Ruby,是一对兄妹,来自附近的克留格尔国家公园。七年前,一个不长眼的家伙开车,夺走了它们母亲的生命,那时她刚生下四只幼崽。

Mika很爱干净,一身金底黑斑皮毛顺滑发亮,它有选择地允许人轻轻抚摸它的头部和脊背。Ruby也很漂亮干净。与哥哥不同,她更胆小警觉,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梅花开的时候,大地依然寒风肆虐,古人写梅花,最推崇梅花的凌寒傲骨、坚贞不屈,是真正的斗士。唐代黄蘗禅师,恐怕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但他的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却是家喻户晓。唐代诗人王维深情发问,“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北宋诗人王安石说,“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还有一副对联,“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知道激励多少学子,成功源于艰

苦,伟大出自困厄,美好的人生目标需要奋斗才能成为现实。

因为早,所以凌寒,所以孤独如隐士,许多诗篇歌颂梅花的孤独和隐逸。梅花是隐士,隐士爱梅花。喜爱梅花的隐士首推林逋,他交游广泛,好友中不乏像范仲淹这样的朝中重臣,即便宋真宗、宋仁宗两代皇帝赏识,林逋也不出来做官,自称“只觉青山绿水与我相相宜”,常驾小舟游于西湖深处。有客来访,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起则棹舟归来。他对“身前身后名”都不在乎,写诗也是随写随丢,幸好有心人记录了一些,才得以流传,包括我们熟悉的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南宋诗人陆游写梅花,“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归田隐居后的他对梅花推崇到极点,所以才写出“何方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这样极端的句子。与林逋一样的诗、书、画三绝,一样的酷爱梅花,元代诗人王冕隐居绍兴九里山,自号梅花屋主,种梅、咏梅、画梅,以卖画为生,“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写的就是自己心中的向往。

处在不尽如意的世界,斗士是一种勇敢,隐士则是另一种勇敢。有些人挺身而出,有些人洁身自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文人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能在梅花的斗士和隐士的双重品格中找到映照。

用典,无不畅通。他写的是传统的古典诗体,他自谦疏于平仄,而对我而言,堪称笔走龙蛇,实至名归。打开这些带着祁连雾霭、戈壁苍茫的篇章,扑面而来的是壮士情怀、将军英武、铁马金戈的边塞风情。开篇便是金句“角声吹月冷楼兰”,一个“吹”字,又一个“冷”字,其炼字功夫,力透纸背。再看结句“一星如月破重山”,更是奇崛。记得仲则有名句:“俏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清代黄景仁《癸巳除夕偶成》:“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俏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同样是

## 角声吹月冷楼兰

——读屈全编《边塞诗一百首》

谢冕

在屈先生这里,却是满满的壮怀激烈!

将军自述,1955年投笔从戎,2013年卸甲言归,其间两进两出新疆,历时29年。边地出入,除了中亚腹地的戈壁绿洲,还有西藏阿里的78个边防站,祖国边疆的古道哨所,留下了他的青春足迹。行旅天涯,壮志雄心,悲歌慷慨。夜宿轮台,“轮台古城卷尘埃”;冬日拉练,“朔风穿骨冷锥心”;访高昌古城,“千年未烬戍台燧,烧透阳关十二州”。他是英武

## 农场里的猎豹

王立

静交织。我尤其喜欢哥哥Mika。它体态修长,四肢笔直矫健,尾巴蓬松有力;动作敏捷轻盈,走起路来像一片羽毛拂过草地,悄无声息。清晨我们一同在林中散步,歇息时,我坐在石头上,它就安静地端坐一旁,昂着头,双耳直立,目光警觉地投向远方的树影。那姿态像一位随时准备起身护卫的玄甲骑士。

与人疏离,常常独自静卧在稍远的树影下,姿态清冷优雅。兄妹俩一近一远,一从容一矜持,若镜中双影,相映成趣。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苏轼的《石钟山记》一文(见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一开始便介绍“人常疑之”的郦元之说:“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并以“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一句说明怀疑郦元之说的理由。

接着介绍“余尤疑之”的李渤之说:“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粗粗一看,很可能以作者既怀疑郦元之说,更怀疑李渤之说。其实,如果细细研读,就能体会苏轼的本意绝非如此。

他对“人常疑之”的郦元之说自己是并不疑的,他所谓“今以钟磬置水中”一

句,是替“常疑之”的人说话,以利坚持他们目前的理解(当然也等待他们日后反悔一时的轻信),同时也为自己在下文通过实践证明石钟山能鸣这一点埋下伏笔。接着介绍“余尤疑之”的李渤之说。这个“尤”字,并不能作为作者既疑郦元之说,更疑李渤之说的依据,而是只能说明作者疑李渤之说的程度更加超过人们疑郦元之说的程度。

接着,便记述亲临绝壁实地考察的经过,阐发注重调查研究、反对主观臆断的哲理思想,并且在“一叹‘郦元之简’前已详加补充,在一笑‘李渤之陋’后已予彻底扬弃。可见目见耳闻的第一手材料使人定会最终识别正误。

句,是替“常疑之”的人说话,以利坚持他们目前的理解(当然也等待他们日后反悔一时的轻信),同时也为自己在下文通过实践证明石钟山能鸣这一点埋下伏笔。接着介绍“余尤疑之”的李渤之说。这个“尤”字,并不能作为作者既疑郦元之说,更疑李渤之说的依据,而是只能说明作者疑李渤之说的程度更加超过人们疑郦元之说的程度。

接着,便记述亲临绝壁实地考察的经过,阐发注重调查研究、反对主观臆断的哲理思想,并且在“一叹‘郦元之简’前已详加补充,在一笑‘李渤之陋’后已予彻底扬弃。可见目见耳闻的第一手材料使人定会最终识别正误。

的戍边将士,又是吟咏战功的边塞诗人。

我与将军相识于燕园,那年他应秀芹之邀来访,我们曾有愉快的聚会。“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他儒雅俊逸,文质彬彬,一见难忘,遂成知交。前年疫后,我壮游巴蜀,将军远在新疆,闻讯,特意缩短行程赶回蜀都,饕我以酒。回顾往日交游,诗酒年华,曼舞轻歌,岁月永好。我亦曾有军旅经历,少年心志,故国神游,亦曾在东海之滨度过艰难时日。于是之故,我与将军湖光塔影下的相识相交,乃成人生乐事。《边塞诗一百首》,将军锦心绣口之咏也,亦是我与诗家心灵交往之窗也。

2025年5月20日于北京大学



八骏迎春 (剪纸) 奚小琴 作

## 粗细之间辨正误

——夜读语文课

张大文

学校派我们两个作为学生代表去浙西大峡谷诗歌采风。绿皮火车不知晃荡了多久,暑天晒得汗黏了一身,转往临安的长途汽车似乎又开了三五个小时。我们一路惊惶,总算到达,村干部安排出门吃饭,民居往外十余米竟是悬崖,悬崖边支起小桌板,几个小板凳,村干部端来一锅当地湖水煮的鱼汤,就着月光吃起来,我们两人几乎饿晕过去,狼吞虎咽。村干部说,旅途劳顿,辛苦两位同学。王芳突然站起来说,感谢!我们以茶代酒!我们端起碗里的茶水抬头一看,突然发现整个山谷笼罩在群星下,我们几个人是群星画布里的一隅。心里潮湿,许多句子涌现,当时到底写了什么再记不得,应该把那些星星写进了诗。王芳后去了英国念书,毕业后我们再无联系。

21年前,我很喜欢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如今依然喜欢,“……有关大雁塔/我们又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我如今很少再写诗,只是保留了翻阅诗集的习惯。

工作后去了很多现场,见了许多塔顶的人,却永远记得当年那些校园诗人和真挚的字句。

## 七夕会

“但我是一把剑啊!”台上聚光灯逐渐缩小,小到只聚在一个人身上。他念着诗,莎士比亚式的顿挫,表情沉郁,双腿逐渐蜷缩,直到跪在舞台上。舞台上灯光暗下来,台下爆发如雷掌声。

这是2005年同济大学上海高校十校诗会的一幕。当时我是华东政法学院大二的学生,拿了学校的几个诗歌奖,亦代表校园诗人列席其中。21年过去了。最近收到上海作家协会选编的诗集《不可预见,只可遇见》,我的一首小诗被编入其中,勾起尘封已久的诗歌往事。

那时,学校爱诗的学生很多,读诗是日常繁重学习很好的调剂。因是青春迷茫期,又处在即将走向社会极其忙碌的阶段,其实最后走向文学道路的人寥寥,大部分人如烟云一般。

诗人叶丹当时在上海读书,我大三升大四那年,我们在巨鹿路上海作协对面的一间家庭咖啡馆的开业派对上相识。叶丹当时的创作已很成熟,之后他和肖水、茱萸、骆益等青年诗人成立了“在南方”诗歌传播机构。写诗的年轻人并不求发表,一首诗贴出来互相评点,是很纯粹

的氛围。我们聊诗,也聊学业、生活。他身边跟着一个大眼睛笑容明媚的女孩,也写诗,后来得知她成了他太太。叶丹后来离开上海读研,回了家乡,参加青春诗会,以诗歌为志业,成为85后一代极有代表性的青年诗人。

## 时尚